

Dante Alighieri 著

王維克譯

漢譯世
界名著
神曲：
地獄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83544)

徐

一三三九上

漢譯世神曲：地獄一冊

L²⁰ Divine Commedia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王維克
譯述者 Dante Alighieri

版權有究必翻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五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合

但丁及其神曲

「但丁像一顆灼熱的明星，高高地懸在天空，各時代的偉大者和高尚者都從那裏取火；他是無限時間全世界優秀分子的占有物。」

朱乃爾
英雄與英雄崇拜

一 但丁生平及其著作

一塊荒僻的地土，忽然長出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這不是一樁奇事麼？在意大利的文學園地上，居然有這種奇事！

在意大利國土上面，本來說的是拉丁語，寫的是拉丁文。語言逐漸變化，到了但丁出世前半世紀，民間通用的「口語」或「俗語」已經和古昔的拉丁語大不相同，這就是意大利的國語了。可但丁及其神曲

是文人筆下還是寫着尊嚴的拉丁文。這件事和中國現在守舊的老先生不肯寫「白話」文，偏偏迷戀着「文言」文一般。在但丁之前，固然也有人嘗試用俗話來做詩文，可是但丁毫不躊躇地用俗話寫成他的名著神曲，一下子就使意大利國語成立，意大利文學成立，放出百丈的光芒，真是平地一聲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不是奇事麼？這不是但丁的天才麼？

但丁以一二六五年（或在五月之後半月）生於意大利的佛羅倫斯城（Florence）。據他自己在天堂第十五篇所述，他的遠祖卡卻基達（Caccaguida）於一〇九〇年居住佛羅倫斯，是一位騎士，死於一一四七年「十字軍」之役。卡卻基達之妻是亞利基利氏（Alighiero），因此他們的子孫有叫亞利基羅（Alighiero）的，但丁的父親就是亞利基羅第二。亞利基羅第二的嗣妻叫芭娜（Bella），就是但丁的母親。（參觀但丁世系表。）但丁原名杜蘭丁（Durante），簡名但丁（Dante），連姓稱爲但丁·亞利基利。

關於但丁的生平，從薄加丘（Boccaccio）以來寫作的人很多，可是我們知道的究屬很少，而且有許多更實並不十分可靠。他生平有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他有一個鍾情的女子，在一二九〇

但丁及其神曲

一、但丁生平及其著作

二、神曲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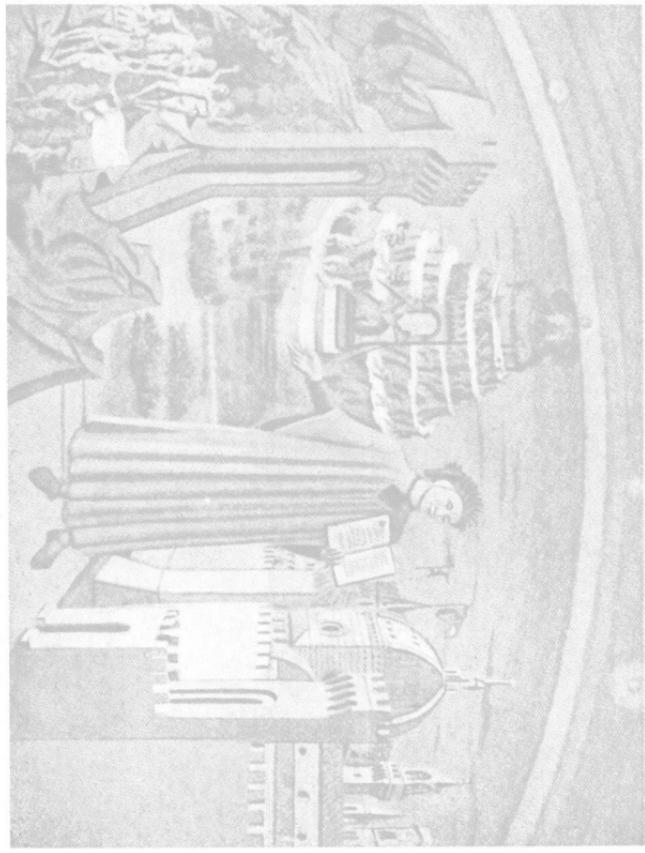
三、地獄分析

四、淨界分析

五、天堂分析

六、餘論

但丁及其神曲



譯序

據說但丁在三十五歲的時候，迷失正道，因古詩人維其略之引導，遊歷地獄，淨界，又因童年時代的情人貝亞德之指引，到了天堂，費時一個禮拜，見聞的描寫就成為神曲這一部詩歌。

其實呢，地獄，淨界，天堂，均無實體，只是詩人腦海間的想像，只是一種幻想的具體表現。但丁的後半世，就銷磨在這條幻想的路上，說起來未免有點可憐。然而他死了六個世紀，他的光芒並未減低，這又是他不幸的大幸了。

現在我也走到「人生的中路」了，前途茫茫，未識正道何在，還是依着詩人之舊跡，重遊一番罷！於是我化一年的光陰，先譯了神曲中「地獄之部」。

曼殊大師詩云：「丹頓裴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然大師對於但丁著作並未有何介紹，我的譯地獄，不過完成大師一部份的遺志罷了（和從前譯印度名劇沙恭達羅一樣。）

大師的知友柳亞子先生爲此譯本題：「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數字，抱這種精神的緣可看地獄一書。我在此地謝謝柳先生！

王維克，一九三五年十月。

但丁基達 (但凡第二人)

(Danteschiada)

集: 直利基利氏
(Aldighieri)

但丁基羅第一 (但凡第一人)
(Danteschiato I)

但丁
(Dante)

但丁基羅
(Danteschiato)

但丁基羅 (但凡第三人)
(Danteschiato III)

但丁基羅
(Dante)

但丁基羅第二 (但凡第三人)
(Danteschiato II)

但丁基羅
(Danteschiato)
法那羅斯量
(Francesco) 金尚大基之是
(Giovanni) (Francesco) (Francesco) (Francesco) (Francesco)

但丁基羅
(Danteschiato)
集: 直利基利
(Aldighieri)
但丁基羅
(Danteschiato)

但丁 基 罗

但丁及其神曲

年死了，他叫這個女子爲貝亞德(Beatrice)，爲她做了許多詩，都記在他的著作新生 (La Vita Nuova) 裏面；第二，因爲政治關係，在一三〇二年他被敵黨放逐出去，終身沒有返佛羅倫斯，一三二一年竟客死於拉文納(Ravenna)。這兩件事情和他的著作有密切關係，要是但丁生平沒有愛情和放逐這兩件事情，我們也不會有神曲的。

關於但丁的愛情，說是有一個女孩子名叫亞貝德，和他差不多年紀，他在九歲的時候見了她一次，九年以後又見了她一次；她的美麗印象便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傳說這個女子是佛羅倫斯一個富人名叫福而谷(Folco Portinari)的女兒，嫁給一個銀行家，她在一二九〇年死了。芳齡不過二十五歲呀！但丁的悲哀不用說得約在一二九五年，他把贊美她的，紀念她的詩整理起來，每篇詩並附以記事和註解，這本書就是新生，是用俗話寫的；這本書可說是神曲的先驅，是神曲的根苗，(在後面關於神曲寫作時代處還要提及。)可是但丁筆下的貝亞德並無具體的描寫，並沒有把她的真面目給我們看，他只說她的微笑怎樣動人，聲調怎樣柔和，怎些神祕的嫵媚，怎樣無上的純潔；換一句話說，但丁已把她理想化了，已把她看作「善心」、「德行」、「和氣」等的象徵了；但

但丁心目中的貝亞德，無異教徒心目中的聖母。新生是一條可愛的泉水，假使但丁不經歷放逐的巨創，也不會有神曲這個汪洋大海。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們在但丁身上也找着了無可懷疑的證明。下面說他的放逐。

但丁的放逐，是他在一三〇〇到一三〇一年的政治活動惹出來的。原來在佛羅倫斯有二派：一派叫做蓋爾非(Guelfe)，是效忠於教皇；一派叫做奇伯林(Ghibellini)，是效忠於日耳曼皇帝的。二派互鬭不已，到一二六六年以後，蓋爾非派大占勝利，把奇伯林派領袖趕出不少。可是在蓋爾非一派專政以後，他們又分化了。這次分化的緣故，由於教皇逢尼發西第八(Bonifacio VIII)的作祟。這教皇於一二九四年獲選，想把佛羅倫斯放在自己掌握之下，可是一部份的暴發戶大都不願意接受教皇的予取予求，一心要保持他們的獨立和自由；這一部份市民就成爲白黨(Bianchi)。另一部份的破落戶，很想借助教皇的勢力，以復興他們的家聲，所以對於教皇表示妥協；這一部份市民就成爲黑黨(Neri)。因此，在佛羅倫斯蓋爾非三派之鬭餘波未盡的時候，黑白二黨之爭又開始了；這些爭鬭給但丁在神曲裏面做了悲憤的資料。

但丁家族本來是蓋爾非派。但丁努力於學問和詩歌，直到一二九五年似乎沒有參加公共事業，（據說他曾經身列行伍。）一個人到了壯年，又覺得滿腹經綸，日擊時艱，自然壓不住一股政治慾。但丁也是熱烈地主張佛羅倫斯要獨立和自由的，所以他成為白黨中的健將。在一三〇〇年的夏天，但丁被選為六執行委員之一，此種委員會就是當時佛羅倫斯最高政治權的機關。但丁不欲黨爭延長，被派往羅馬和教皇商訂調和辦法。同時教皇也請加爾（Carlo di Valois）（法國國王的兄弟）到佛羅倫斯來作「和事老」（Paciero），可是加爾戴着和事老的假面具，大開審判的公庭，居然加但丁以臨訊規避的罪名，判決放逐二年。那時黑黨狐借虎威，任所欲爲了。在一三〇二年三月又判決但丁終身放逐，假使佛羅倫斯土地上有了但丁的影子，就要把他活活地燒死。於是但丁遠遠地離開了故鄉，過那流浪的生活。在開頭的時候，他也曾聯合了別的逐臣，進行推翻黑黨的工作。可是不久但丁即輕蔑這些陰謀詭計，他以為一個人專替自己打算，不顧公衆的幸福，是狗彘不如。他退出明爭暗鬭之場，再入詩歌之園，聽候未來的正義鐘聲響罷。當亨利第七（Henri VII）於一三〇八年被選為皇帝的時候，但丁久聞亨利的公正賢明，因此他想着自己的救星到

了，趁亨利光臨意大利的時候，親自聯合一班流浪者，要求亨利主持正義，使他們返國。可是，亨利在一三一三年死了，但丁的希望還是曇花一現呀！

在一三一五年，佛羅倫斯傳來一種消息，說是這班逐臣只要首付一筆罰金，再頭上頂灰，頸下掛刀，遊行街市一躺，就可以返國。但丁的朋友寫信把這件事告訴他，但丁氣忿極了，馬上回一封信說：「我的老伯，這種方法不是我返國的路呀！要是損害我但丁的名譽，那末爲決計不再踏上佛羅倫斯的土地！難道我在別處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難道我不向佛羅倫斯市民屈身辱節，我便不能親近寶貴的真理？麼事有可斷言者，我不愁沒有麵包吃！」但丁高傲的性格，寧死不屈的氣概，在這幾行字裏也可以看得出來了。

在但丁窮愁潦倒之際，他唯一的安慰是讀書和做詩。他在少年的時候，對於詩文已經用過一番功夫，及到現在，所有痛苦憤慨憂傷等情，都親自體驗出來了，加以貝亞德的倩影，在冥冥之中不時追隨他的左右，督促他完成少年時候對於她許下來的願心，就是用從來沒有立過的紀念碑去紀念她，（所謂紀念碑指文藝作品，就是他的神曲了。）

他在流浪的時候，他的家眷仍舊留在佛羅倫斯。大約是一二九一年（在貝亞德死後的一年），他從朋友之勸和一個大家女子蓋瑪（Gemma）結了婚。薄加丘說這件婚姻並不使但丁滿意，因蓋瑪是濶辣的。但是這句話也不一定靠得住。但丁和她生了四個孩子，（有的說六個，五男一女，後死去二男。）長子彼得（Pietro），次子雅谷伯（Jacopo）後來都有聲名，且註釋神曲；有一女兒亦名貝亞德，則做了女修士。這些子女當然都是在但丁放逐之前生的，我想他們在十年之間生了這許多孩子，不一定沒有愛情。不過，但丁既然傾心於死去的情人，他們夫妻之間就有一層隔膜，這是極可能的。

但丁從這裏到那裏，好像水面上的一條破船。他的來踪去跡，現在知道的都不十分清楚。他早年寄居勿羅拉（Verona）的司加拉族（Zalata）那裏，以後寄居倫尼奇拉（Lunigiana）的馬拉司比族（Malaspina）那裏。他因為研究學問的緣故，住過波羅格那（Bologna），還有人說他住過巴黎。他的晚年大概都在拉文納，他和那裏的主人基獨諾勿羅（Guido Novello da Polenta）很相得，神曲地獄第五篇中的法郎賽斯加（Francesca da Rimini）就是基獨的姑母，但丁在筆

下使她不朽了。在拉文納他的三個兒子（彼得，雅谷伯）和一個女兒都來會他，他就在那裏緊閉了他的眼睛，享年五十六歲，終算有足夠的時間完成他的神曲。（但有人懷疑天堂最後十三篇是他兒子作的，或是他兒子修改的。）

前面曾說及但丁的天才，試問詩人的天才是什麼呢？我想這就是一個人的組織力，想像力，和感受性。我們讀詩經的時候，知道有什麼「興也，比也，賦也。」興是由於詩人的感受性，比是由於詩人的想像力，賦是由於詩人的組織力。感受必有刺戟。但丁因為對貝亞德的愛情和對放逐的痛苦，可說已經感受高度的刺戟了。至於想像力和組織力，則須用學力來養成，至少可說須用學力來發展。我們不應當浮泛地說：「這是但丁的天才。」而忽略他的學力。當時佛羅倫斯有一位著名的學者，叫做拉丁尼（Benedetto Latini），據說教過但丁的拉丁文和古代名著，而且他知道但丁的才能，極力鼓勵他。但丁在地獄十五篇裏寫著對拉丁尼說的話：「在我的腦海之中，刻畫着你親愛的和善的，父母一般的面貌……你在世的時刻，屢次訓導我怎樣做一個不朽的人物，因此我很感謝你……應當宣揚你的功德。」由此看來，拉丁尼雖不一定是但丁而命耳提的教師，但至少受過他

的「訓導」了。但丁對於詩歌的研究不用說，他也很愛音樂，曾結交當時著名的音樂家。在放逐以後，他也許更加用功，對於天文、地理、歷史、神話、神學、論理學無不研究，因為這許多都是構成神曲的材料，但丁有隨時取用之必要。神曲幾乎包羅中世紀的一切學問，所以但丁研究者阿若蘭(Orlandam)說：『神曲者，中世紀文學哲學之總匯，而但丁乃詩界之聖多馬也。』但丁對於拉丁詩人維其略(Virgilio)、荷維帝(Ovidio)、呂加祿(Lucano)、斯答秋(Zazio)最有研究，神曲中時有引述；他的倫理學大致是亞里士多德的，天文學是多祿謀(Prolemy)的，神學是聖多馬(Saint Thomas)的。他對於說教者的言論也採取了許多，對於阿刺伯的科學也吸收了一點。這些學問並不能專靠天才呀！

但丁的著作，用意大利語寫的有新生（這是記述少年時代愛情的詩文）宴會(Convivio)（這是繼續新生寫的，體裁也和新生差不多，不過這裏是關於哲學的研究，放逐以後還繼續寫着，未完，其四卷）詩句集(Rime)（抒情詩）神曲(Commedia)用拉丁文寫的有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entia)、王國論(De Monarchia)、牧歌(Eclogae)（僅二篇）都是在放逐後

做的，書信集（Epistolao）（十三篇）是後人收集的。我在後面只談神曲，其餘的一概不論。不過，真正要是研究但丁和神曲的話，所有但丁的著作都必須讀一遍的，因為新生是神曲的根苗；宴會是新生和神曲的連結點，神曲裏的哲學有時須得宴會裏的參照；而俗語論說明但丁用俗語做詩的立場，王國論說明但丁對於政教分權的主張，也可為了解神曲之一助；牧歌和書信集可以熟悉但丁的性情和放逐後生活的一頁。

二 神曲總論

神曲是一首極複雜的詩歌，像他這樣體裁和內容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就是神曲這個名字也需要解釋解釋。

簡單地說，這首長詩，是記述一個「神遊」——寶玉神遊太虛境，彷彿似之——遊客就是詩人但丁自己。話說但丁在三十五歲（所謂「人生的中路」了）的時候，迷途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他極力想從裏面走了出來。天曉了，他到了一個小山腳下，那小山頂上已經披着陽光，他就想爬過